大河是个镇

■ 晁起

晁起 摄

一座城的魅力并不取决于行政建制，关键看历史人文的厚度和商贸繁荣的程度如何，大河镇就是这样一座二者兼备的小城。

秦岭南麓山峻而水丰，自古以来，地杰则人灵，为人类宜居之地，生活在大河镇域内的人多南音，皆来自两湖富庶之地，文才武备自不必说，楚人之精明时时表现在生活之中，商贾风习与上兵伐谋让此一地流芳百世而安定详和。

据陕西知名历史文化学者李启良考证，地处大河镇关坪村的汉王坪为春秋战国至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城镇遗址，遗址位于恒河东岸的阶地之上，地面散见有大量绳纹瓦片及各类陶器残片，器物时代上到春秋战国，下讫南北朝。古代汉王坪外于群山腹地，远离大城市，之所以能筑得一城，因其处于连通长安和汉中郡首西城县的古子午道东段的必经之地，自然也是商贸和战略要地。当地人传说汉王刘邦令人在此筑城亦是有理有据了，近代陕南抗日第一军在大河境内起兵，少不了也是历史传承的缘故。

如今的关坪村是大河镇一个新型农村社区示范点，村内别墅连片、烟田泛绿、莲花飘香。而汉王坪因地块狭隘从历史上的驿站类城镇，演变成了一处历史文化内涵深厚的古城遗址，是当下安康有名的考古旅游景点。随着人口和商贸发展，大河的城镇北迁到了距汉王坪十里地的恒河与小河交汇处的河谷地带，如今已蜕变成为一座时尚而现代的小城。

把大河镇称为“城”，我自有一番道理，集镇与城市的区别，关键看经济繁荣程度和人们的生活品质。第一次到大河，是在十八年前，从安康西行五十里，到古镇恒口，再沿恒河北上九十里，于两条河流交汇处，发现一个小集镇，有人说大河镇到了，欣然探视，是时一条老街不足百米长，老屋虽古朴，街巷却窄短，叫人有些许失望，似乎盛名不符。正如当地友人海涛说的童谣：蒋立克的小水电，水大就打了堰；邹文兵的地方戏，不看不生气；李德山的月饼片，钻子都钻不烂。不管是基础设施，还是文化与饮食，都还不尽人意。好在腊肉是极正宗的，陈年的猪血豆干也是平生初见，白米烤的酒叫人热血沸腾，高升拳划到夜半时分，听河水淙淙，屋后蛙声一片，也就忘了旅途劳顿，看了星空赏了皎月，也都安然入梦了。时光荏苒，转瞬之间，这大河集镇就变成了城市的模样，更有了当代城市的味道。在城镇化进程中，千百人的聚焦地倏忽间就有了近五万的人口，高楼林立于山地间，居民小区排列在河谷两岸，各类产业园区布局在山坡之上，四时风物，人间胜景，吸引了南来北往的人们驻留期间。

大河是座“城”有它外在的表现，硬件基础设施是城市的骨肉。放眼望去，新建的商贸街和住宅小区，与老街相映成趣，新旧各有特色，绝无违和感。市政设施和事业单位已然齐备，小到幼儿园大到高级中学，无一或缺；从公安税务到医疗卫生，应有俱有；社区工厂、机车修理、宾馆酒店、咖啡奶茶、百货超市、传统老店、农贸市场这些构造城市的基本要素都融入在了人们的生活中。

大河是座“城”更有它内在的形式，人们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城市的灵魂。走进大河，曦光中晨练的人总是络绎不绝，一个个满脸是幸福的微笑，强大的购买力让农贸市也漫延到了交通要道上，年轻人驾车往来必须有交警疏导交通，放学时节各条街巷都充满了年轻的朝气。比及华灯初上，盛世繁华也会在大河的时空中上演，曼妙婀娜的少妇，走出家门展现着万种风情；爽朗热情的大汉，坐在街头撑起了夜市的喧闹；年轻的俊男靓女，从容走进火锅店里，和丰腴艳美的老板娘才说了几句玩笑，那包房里大厅中，香味已散漫开来，热气腾腾而去，不管是啤酒还是白酒，就干了一瓶又一瓶。时过午夜，再放歌一回，出了歌厅，走在街道上，与早起的环卫工互道一声早安，这城市才特有的昼与夜就在人们的擦肩而过时，实现了无缝对接，新的欢快的一天又轮回了起来。

一个城镇是否繁盛，有两个直观的指标，一是看美女的多少，再者看能人的多少，大河在这两个方面优势很明显呢。经济强势、生活富裕，才可以吸引美女前来安家落户，才能拴住她们的心，能让她们快乐幸福的在这城镇里快乐生活。大河年轻一代的能人们敢闯敢拼，近几年来，发展起一个个产业园区，把传统农业干成了现代产业，不管是中药村，还是土鸡黑猪，通过电商平台行销全国，一次次走南闯北，带回来的媳妇有湖北的、江西的、云南的，还有韩国或者越南的，走出去引进来也是城镇活力的表现啊。

盛夏时节，登临大河镇东边的狮子头红色旅游文化广场，举目北眺，古子午道下，县镇公路蜿蜒北上，客货车辆往来穿行，公路侧上森林覆盖，绿色漫向天际，恒河北来，走村过庄，浅滩之上清澈见底，积水成潭则翠绿如玉，河岸坡地里，农业园区里黄花正黄，荷花正艳。恒河到了狮子头山下，因了山势阻挡，突然转向西流，与镇北的小河汇于镇外，形成一个丫字形的三岔河口，这镇街就自然成了三个组团，东边是住宅区，北边商贸区，西边是行政区，倒也井然有序了。街上鼎沸的人声，正在长高的楼房，令人心情激动；四围绿色遍野，上下天蓝水碧，恍若正是天上人间，我就喜欢上了这个镇！

鲁家村，舞动起来奔小康

■ 柯贤会

鲁家村，古称“六倾霸”，距安康城区10余公里，南依巴山，北靠秦岭，有三百余年历史，是镶嵌在安康市汉滨区西部的月河河畔的一颗耀眼明珠。据《清史稿·忠义篇》记载，清朝康熙十三年，吴三桂起兵反叛，鲁家村始祖鲁仁圻威武不屈，以身殉国，三藩平叛毕，朝廷追封仁圻公为“威烈将军”，赐葬荫学，并钦赐其四弟鲁公仁埰为登任郎，同时莅任于兴安邑督捕厅，始迁祖鲁仁埰任职期间，择城西山清水秀、土肥粮丰的六倾霸置业定居，繁衍后代。

鲁家村经历太多历史沧桑，充满太多恩怨情仇，出过很多才子佳人。最为有名的一个是民国期间的鲁秦侠，他曾担任国民党安康县县长，风光无限，声名远播，那时安康附近的军政要员、乡绅商贾频繁出入鲁秦侠府邸，一时间，车马水龙，川流不息，可谓红红火火。鲁家村籍此鲁秦侠这个大人物的声名鹊起，发展达到鼎盛。

改革开放以后，鲁家村依托该村自然风光、交通优势、历史积淀、民俗文化，发展种植养殖，开办特色小吃，开发旅游资源，村民发家致富。尤其是近几年，该村利用当地火龙文化，把鲁家村打造成陕南民俗第一村和陕南火龙小镇，一时间，游客不断，生意红火，找到了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之路，逐渐成为陕南的“袁家村”。

走进村子，迎接我们的是姹紫嫣红的花海，由金黄连片的菊花、摇曳舞动的紫薇花、香气四溢的桂花联袂演出，美不胜收，秋意浓浓。徜徉在村间小道，闻着花的芳香，晒着暖暖的太阳，十分惬意，真是一种难求的生活，难得的享受。

如果说鲁家村是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女，那么村中的民俗园就是美女头上的金簪，闪闪发光，熠熠生辉。进入民俗园，一排排近似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原生态的农村画面映入眼帘，小桥流水，石磨水车，古房民居，使游人恍惚中有种穿越时空之感。美食一条街两边店铺林立，鳞次栉比，有陕南一绝酥肉汤、潇洒劲道凉面、鲁氏卤猪蹄、鲁村稠酒、黄酒等特色小吃，散发着诱人的清香，让你迈不开远去的脚步。坐在由水幕围成的凉亭里，品清明香茶，看依依杨柳，听细雨倾诉，瞬间心旷神怡，找到了精神的寄托。登上圆形封闭的竹楼观鱼，鱼在水中游，楼在水上漂，人在楼上走，立即有了飘逸灵动的感觉，在竹楼的一处商店里，我们发现了用竹根制作成人头的根雕，有美女、老人、济公、菩萨等，他们一个形象逼真、惟妙惟肖、挥洒自如，让人不得不感叹艺术家的的精湛技艺。

龙是中国人的图腾，火龙是鲁家村的魂。“舞火龙”是民俗村每天必不可少的演出项目，随着震撼有力的锣声鼓点，几位光着上身的青年，顺畅地舞动着火龙，在耀眼的焰火中腾挪起舞、翻腾跃动，场面蔚为惊险、壮观。鲁家村火龙表演极具地方民俗文化特色，它不仅有激烈、震撼的舞龙表演，而且非常注重和观众的互动，观众手持提前专门制作的“火筒”烟花去烧龙，烧的越猛，龙舞得越欢，寓意红红火火，风调雨顺，同时，舞火龙还蕴含着“团结、协作、坚韧、奋进”的精神，催人奋进，深得社会各界喜爱，先后多次登上国家以及省级文化艺术展演的舞台，2016年已申报成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当地响当当的文化品牌，商业演出不断，每年的演出收入就接近二十万。如今，他们把鲁家村打造成“火龙小镇”，火龙队的队员们，白天在公司务工，晚上表演火龙，其他乡亲们可以参与餐饮、服务、种养殖，让乡亲们一边乐着，一边挣钱，不但给乡亲们找了条致富新路，更让传统的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

参观回来后，我在想：同样是农村，鲁家村为何这般生生不息、欣欣向荣？思考了很久，我觉得鲁家村除了有良田沃野、自然物产这些先天条件外，更重要的是因为鲁家村人手里舞动着一条与时俱进的精神上的火龙，他们团结一心，不断拼搏，一路狂舞，舞出了兴旺发达，舞来了繁荣昌盛。

富家河，生命的河

■ 石昌林

庚子仲春一个周末的早晨，宅家许久的我突然接到朋友电话，电话里朋友邀请我去黄石滩水库游玩。乍一提起黄石滩水库，尘封的记忆里依稀有些印象，应是富家河中下游一处新修的大型水利工程。想起2001年黄石滩水库大坝还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中时，我和单位里的一大帮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前去参观过，从富家河口沿着富家河溯游而上就能到达。

经过简单的准备，带上口罩、水杯和零食，我便驾车出发了。在富家河与316国道交叉口和朋友汇合后，我们便沿着河西岸北行。十多年没走过这里了，富家河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尘土飞扬的砂石路变成了水泥路，以前灰头土脸的低矮房屋不见了踪影，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傲然屹立在富家河畔。正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节，两岸杨柳依依，桃红杏白，大片金黄的油菜花点缀在翠绿的麦田之中，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五彩锦缎；河滩地青草茂盛，燕子低徊，几头黄牛甩着尾巴，低头吃草；河水清澈明朗，洗衣女子的捣衣声和着蜜蜂的“嗡嗡”声，富家河欣欣向荣，灵动而美好。

十年前的富家河可不是这样。这里挖一个大坑，那里建一座工厂，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富家河鱼虾绝迹，两岸寸草不生，那时候别说放牛洗衣服了，就是从近旁经过，都要掩住鼻孔，迅速离去。人们纷纷逃离这个肮脏丑陋之地，富家河一时面目可憎，人见人嫌。十年光阴似箭，富家河旧貌换新颜，“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在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下，富家河两岸人民用勤劳智慧，让家园重现勃勃生机。

沿着富家河岸继续前行二三公里，两岸山势高峻，并逐渐向拢靠紧，河谷变得狭窄，清澈的河水直入眼帘，叮咚作响，油菜花艳丽得晃眼，人家房屋大多是二层小洋楼，顺着公路两旁对门而建，门前屋后栽种的梨树、桃树、杏树、樱桃树花事正浓，争奇斗艳，一片雪白，一抹粉红，蜜蜂嗡嗡地闹着，人家院落、地头落英缤纷，一条干净整洁的水泥路沿着溪水伸向花海深处……

思绪回到三十年前，师范毕业的我被分配到富家河上游一个叫做茨沟的小学教书。那时路面可不是这样，砂石路狭窄而又崎岖不平，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深谷，交通工具是自行车，骑行在这条路上，颠簸不说，还很危险。有时候为了抄近道，需要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沿着羊肠小道小心翼翼地下到坡底，淌过河水，再扛着自行车从另一面坡上到砂石路上。从家里到工作单位往往要走大半天。旅途的寂寞疲惫自不必说，好在一路上绿荫掩映，山花烂漫，溪流潺潺。渴了，掬一捧溪水入口，清爽甘甜；累了，草地上一躺，听几声鸟鸣，困倦尽消。

学校就建在富家河边上，这里的人家大多临水而居。有了水，便有了生命。一河两岸绿盈盈的稻田离不开富家河水，人们沏茶、做饭、洗衣、种菜养花用的是富家河水。富家河大爱不言，只是奉献。

最喜爱的还是富家河的夏天。每天下午，学生放学回家，我们便来到富家河有深潭的地方，脱掉衣服，把疲惫的身体往水里一泡，像鱼儿一样自由自在地游上几个来回，疲劳困顿一扫而光。每到周末，邀上同事，来到沟渠稻田边捉黄鳝，河水清澈，鳝鱼肥美，一个下午就能捉到大半桶，成为我们改善伙食的美餐。雨后初晴，是钓鱼的大好时机，选择一个有深潭的地方，那时候河里的鱼儿真多，尤其是黄辣丁，只要鱼钩放下，就有一条黄辣丁上来，一会儿功夫就能钓满一桶，满足了我们的口腹之欲。云淡风轻的午后，带上吉他，来到富家河边自弹自唱到月上柳梢，夜色朦胧。富家河水倾听着少年的欢乐与忧伤，富家河静静地流淌，把少年的懵懂心事带到远方。

我的工作几经调动，却总也离不开富家河水。工作十多年后的我已经娶妻生子，工作也调动到离富家河口很近的一所学校，一家三口挤住在学校的单身宿办楼里。阳光明媚的周末，我骑着摩托车，载着妻子女儿，带着一家人换洗衣物来到富家河边。妻子脱掉鞋袜，挽起袖口裤脚蹲在河边洗衣服，我领着女儿在河里戏水玩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里不是沧浪之水，这里是富家河水，富家河水永远是清澈纯净的。清澈纯净的富家河水洗涤干净了我们的衣服，洗涤干净了我们的头发脚丫……

那年我病了，身体上的病痛折磨，经济上的沉重负担，我的眼前一片灰暗，看不到希望与未来，我几乎失去了与病魔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是一个大雪覆盖，滴水成冰的下午，我一个人来到富家河边，目光所及，远山朦胧，房屋掩面，肃杀的世界万籁俱寂，只听见自己惶恐无助的心跳。突然，我的耳边传来微弱的“咕咚，咕咚”声，我循声向前望去，一河两岸，万物凋零，天寒地冻。河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所有有生命的，无生命的，都在寒冷面前低下头颅，在冰雪的淫威下收敛沉寂。可是，在河中央位置，在冰面之下，石缝之间，一股暗流竟以不屈不挠的勇气，努力冲破冰与石块的阻挠，“咕咚，咕咚……”唱着自己的歌，奋勇向前。这需要怎样的意志和魄力啊！为了理想中的远方，为了心中那一片大海，即使只是一股涓涓细流，即使下一秒被冻成冰凌，也要拼尽全力，努力向前。

石门村探幽

■ 汪海玉

石门村，牛山脚下，距离五里镇的石门大约只有五公里的的路程。

一个周末，我还在老家，同事便约我钓鱼，罢了老家的事，就匆匆赶往学校。赶往学校已经是中午了，我们背起钓具，就赶往石门村。

刚进入石门村，有一池塘，我对钓鱼是没有多大的兴趣，便与同事分别，他在此钓鱼，我上石门村的最深处看看。一个人走在小路上，小路不是水泥路，就是一普通的便道，很窄一辆面包车勉强可以通过。路况也不是很好，弯弯曲曲，长满了杂草。

沿着便道一直走，路上少有人烟，一阵风从月河漫过，首先闻到的是山的味道，我是大山里长大的，对于山的味道很熟悉，要是说山的味道，山是土腥味儿，草木味儿。

似乎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远看群山呈一派墨绿黛色。走近一看，百草丰茂，翠色葳蕤。走到半山的我，回头已经被群山包围，被绿色包围。仿佛我的身体里也在生长着一大片一大片的绿色，好似我就是这群山之中的一颗小树，一株狗尾草。山是宁静的，每一座山都是有它寸存在的理由。譬如泰山雄伟，华山天下之险峻等等，但是我眼前的这座山，毫无名气可言，难道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我想，不是这样，它既然存在了，就必定有它的理由，最起码的理由，它给这个村子命名了。

半山腰拐弯处有村子，一排青瓦土房呈现眼帘，房屋前后布置井然有序。房前的一棵老古树，爬满了绿油油的爬山虎，一阵风吹来，绿叶沙沙响。走近房屋，没有了城市里车水马龙的喧闹，没有了钢筋混泥土的压抑感。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划破了宁静。继续走，一户户古老的土坯房陆续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房子有的破败不堪，有的保存还是比较完整的，还有人在这里居住。

房前种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屋后养几只土鸡，在深林人不知的石门大山里，这么一个时光很慢，充满了田园风趣的好地方。都说这个社会浮躁了，其实浮躁的不是社会，只是你的那颗心。如果你进入这样一个宁静悠远，富有诗意的村子，朝看云卷云舒，暮看夕阳西下，你还会觉得这个社会浮躁吗？起码我是不会。

水田里几个农人正辛勤的耕田插秧。在当代的农村，空巢居多，田地荒芜，大多农民都背井离乡，远走他乡成为打工族的一员。但是石门的这些个农人，没有忘记初心，守着最后的一片农村净土。他们插进一株又一株的秧苗，等待着是秋天沉甸甸的收获，这也是他们最纯真的希望。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我不是故人，我是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人。到了家门口，无论多忙也要邀请我去家里坐坐，家里很简单，没有奢华的现代设施，几件简单的农具和必需的生活用品，这就是农家的全部。朴素的家，辛勤耕耘。一进家门，他们连忙递烟泡茶，茶是自己的茶叶，水是山里纯净的水，一杯素茶，洗涤浮躁的心灵，与他们煮茶话桑麻，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争名逐利，守望着大山，过着简单的生活。在这里没有摩天大厦，没有灯红酒绿，有的只是敦厚的大山，朴实的农民。也是一副自然的山水画卷。

告别朴实的他们，继续我的探幽之旅。约摸步行了二十多分钟，两面山尖，犬牙交错，正在相互交叉的地方，能有一人可通过的天然石门，这才是真正的石门，石门村也是因这个山尖而得名。由于是阴雨天气，石门的雾霭没有完全散去，雾锁山头，天地茫茫，好像一头撞入了仙界一般。天苍苍，野茫茫，一阵大风吹来，凉飕飕的，若是盛夏，定然惬意，雾非雾，雨非雨，飘飘洒洒，淋湿了发丝。回头再来看看那些房屋，早淹没在了云雾里，青瓦上被雾雨淋湿，变得油油的，像是浇洒上了一层油似的，风来风去，云里雾里，那些房屋已经与云雾合二为一，融为一体，更像是琼楼玉宇。

石门浮眼，我穿石门而过，便道越来越窄，没要好久，便道以至尽头。我登上了石门的最高山顶，静静伫立，听风吹起松针的声音，好似波涛汹涌。

待风把雾吹散了，站在群山绝顶，整个城市尽收眼底，灯火阑珊如漫天星斗，若隐若现，参差的高楼显得模糊渺小，在群山看来，城市的高楼大厦，也不过如此。

在迎风坝

■ 唐玉梅

迎风坝在安康城区东南15公里处，黄洋河穿坝而过，属浅山丘陵地貌。当我小心翼翼地踏过黄洋河上的小木桥，穿过清幽雅致的竹林，站在竹林边向来时的公路那边望去，只见山野间次第开放的桃花、樱花、梨花一树树把整个山野点缀的春色烂漫，仿佛春天的彩笔浓墨重彩的水彩画，每一处，都仿佛是山野铺陈给春天的情书，潇洒淋漓，酣畅无忌，张扬着、无遮无拦地，也许只有山野才能够拥有真正的春天。

迎风坝仿佛是养在山野环抱里的美少女，黄洋河亲切地呵护着她，她算得上是上帝的宠儿了。你看，崖上的李子树开花了，是天空把大朵大朵的云朵盖在迎风坝的绿色的衣裙上了；桃树花开了，是苍穹把最美最艳丽的彩霞抖落在迎风坝青瓦红砖的农舍上了；油菜花开了，是漫山遍野横陈的锦缎了，这些都是任城市再怎么发挥也想象不出来的奢侈和辉煌吧？

你见过迎风坝这样的油菜花了吗？迎风坝的油菜花可不是专意为了你来而盛开的。迎风坝的油菜花是农民写给秋天的书信，是土地等待了一个冬天的邂逅。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油菜花，无须赞美，无须游客青睐，它们只属于山川、属于大地、属于自然、属于乡村，属于农民、属于它们自己，它们完全自觉地凭着农民的心性长的舒展茁壮、依着农民的意愿长的饱满油亮、遵照农民的心思长的明媚鲜活，它们绝不辜负农民，我相信这是每一多盛开在迎风坝的油菜花坚守的信念，关于丰收的信念。

它们长在农民的脚下，呼吸着农民的呼吸，它们骄傲地期待着有一天，有一双温暖的粗糙的手捋过它们满挚着的沉甸甸的身体，期待着他们在它倒下的一刻脸上浮现的由衷的笑意。单单这一点，迎风坝的油菜花就有多么的不同凡响。

它们一大片一大片，相连着，或者被田埂间隔着，它们长在一棵桃树、梨树的身后，它们长在一排竹林的周围，它们围在一个农民的小院子的鸡舍的后面，长在一家农民的厨房前面，牛圈的左边，它们始终保持着昂扬的姿态。把整个山川渲染的仿佛是上帝随意在山野涂抹的油画，线条华丽流畅，水波迤逦，每一朵都是极致的美，每一片都激情洋溢，明丽绚烂，它们和山林互诉衷肠，它们和绿野无声对望相看不厌。

你看每一朵油菜花花都开得那么明媚、娇艳、饱满，充满了蓬勃招展的活力，看着这大自然赐予尘世的视觉盛宴，你忍不住沉醉其中，你忘乎所以地深呼吸，你跳跃起曾经四平八稳的脚丫子，你多么想和这花一样怒放，你想要这样可以晾晒在阳光下、山野中、众人期待的目光下的沃土中盛开，象油菜花一样倾情怒放、你想要你的生活就像这里的农家小炒一样有滋有味，无论煎、炒、烹、炸都那么干脆利落。